

“襟江书舍”系列丛书



钱塘江大桥

革命历史小说

杭州图书馆 ★ 编著

杭州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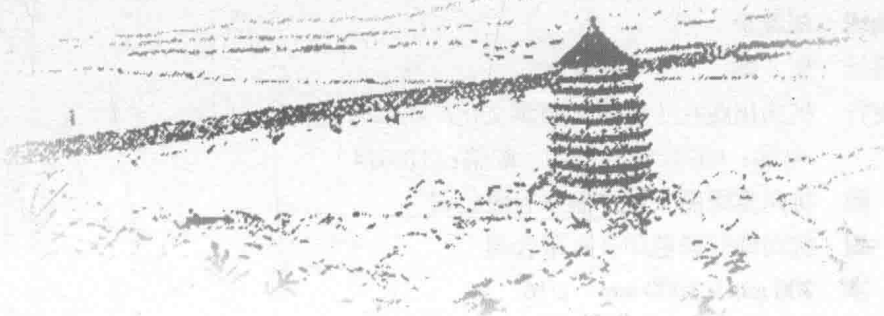
襟江书舍”系列丛书



钱塘江 大桥

革命历史小说

杭州图书馆 ★ 编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塘江大桥1937 / 杭州图书馆编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80758-635-7

I. ①钱… II. ①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5779号

钱塘江大桥1937

杭州图书馆 编著

责任编辑 郑雅来

封面设计 屈皓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排版 杭州真凯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字数 224千

印张 12.5

版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58-635-7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知其不可而为之 | 001

第二章 钱塘空战 | 051

第三章 大桥为谁而建 | 093

第四章 五行缺火真来火 | 133

尾 声 | 189

后 记 | 193



第一章

知其不可而为之

第一章 知其不可而为之

1

杨国威原来不叫杨国威。他原来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名字，叫杨习之。他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要把自己的名字叫得这样响亮，而且这响亮，要以丢掉大片国土，葬送数十万同胞为前提。

他的家在哈尔滨郊外，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一辈子跟“之乎者也”打交道，也顺手拈个“之乎者也”给儿子取了名字。大儿子叫杨学而，小儿子叫杨习之。这没什么不好，学而时习之，督促他们好好学习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啊。

问题是，这年头，除了枪杆子，啥都高不了。

你看日本小吧，东北大吧，可是在短短四个月内，在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刀下，东北亡了！128万平方公里美丽肥沃的土地啊，抵得过3.5个小日本呢，说没就没了！16.5万东北军，3000多万东北土著居民，竟敌不过2万多远道而来的小鬼子，窝气啊！

学而时习之，有啥用？还不如拿起枪杆子，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

“杨习之，去他的！从此往后，我就是杨国威——消灭鬼子，扬我国威！”

当杨习之，不，是杨国威，终于能敞开胸怀，放开声音喊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浊浪滔天的钱塘江畔了。这几年不容易啊，甬提弘扬国威，他连自己的小命都差点玩完了。为了逃出魔窟，他历尽艰辛，九死一生。扬我国威，做梦去吧！

唉，不提了……

故乡没了，家也没了。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逃出了日本“细菌实验”队长石井四郎的魔掌，逃出哈尔滨，杨国威一脸茫然，不知该何去何从。在这世上，他还有最后一位亲人，他的大哥杨学而，战前在杭州笕桥中央空军学校读书，战火一起，就失去了联系。他实在无人可以投靠，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到杭州碰碰运气吧。

他巧妙地混过检票口，乘火车到了上海。之后，他又爬上了一辆货车，与一群猪仔混了好几个钟头，才得以赶到上海码头。然后，在月黑风高的深夜，他冒险爬上了一艘从上海开往宁波的轮船。最后，一位好心肠的舢板船船主把他带到了杭州……

他不停地与查票员躲猫猫，无论在火车上还是轮船上，厕所总是他最安全的避难场所。在沦陷区与鬼子斗智斗勇，在后方与自己人斗智斗勇……他的人生，真就离不开一个“斗”字吗？

杨国威踏上南星桥码头，一阵沁鼻的香气扑面而来，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柔柔地刺了一下——真不愧是人间天堂啊！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是香的，阳光是灿烂的。硝烟弥漫，血流成河，烧杀掳掠……在这里似乎都属于天方夜谭，一般人多半不信。

这儿的山矮得让人不好意思称之为山，但它们偏偏都有很大气的名字，比如月轮峰，龙头山，白塔岭……船未靠岸，就有人热心介绍着岸边的“峰峦”，但在杨国威看来，这些最多只能算浓绿的大土堆，好比画家兴致来时，饱蘸一笔绿色，很随意地泼洒在钱塘江两岸。那绿，真不是点缀，也不是装饰，而是这个城市的主体，苍翠浓烈，一片连着一片，一团接着一团，让人乍一看还以为走进了森林。

杨国威远远看到一座巍峨的宝塔，在团团翠绿的簇拥中，阳刚地屹立于钱塘江畔。杨国威暗自揣测，那应该就是如雷贯耳的六和塔吧，果然气势恢弘，名不虚传啊。他立马想象出六和塔下那奔腾的钱塘江大潮，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滚滚东去，涤尽沙尘……

若没有这整整五年的噩梦，若没有这悲惨的一路逃亡，他定会一头扑进这花团锦簇的天堂，醉倒在这既富柔情又弥漫着刚性的地方……

正当他感慨万千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脊背凉飕飕的，有些异样，他猛一转身，顿时傻了眼。一个从没见过庞然大物在江面打着转，向码头直撞过来！

这庞然大物就像一座水泥平房，差不多有两层楼高。但它肯定不是房子，房子怎么会没有窗子呢？房子怎么会突然飘到水面上呢？

“快跑！”杨国威大喊一声，拔腿狂奔。跑出不到50米，只听身后“轰隆隆”一声巨响，脚下的土地像地震一样剧烈摇晃了一下，杨国威惊恐地回过头。那庞然大物已经重重地撞上了码头，比日本鬼子的炮弹还准，还凶，还毒，码头的一角已被撞得四分五裂，好多人还被震到水里，大喊“救命”……

没想到啊，一踏上天堂乐土，就天降奇祸。他以为亡命生涯从此结束了呢，

不料死神却锲而不舍，紧紧追到杭州来了。

杨国威转身又往江面跑。虽然他是个旱鸭子，可是一听人喊“救命”，总是条件反射一般直往前冲。他与一个身穿白旗袍的圆脸妇女撞了个满怀。那女人居然扯定了他，拾到宝贝似的大叫起来：“儿子！我的儿子！”杨国威吓一大跳，这才发觉自己手中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没错，刚刚逃命时，他是看到一个孩子摔倒在地上，但他忘了他是怎么救的孩子，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

说时迟，那时快，杨国威一把将孩子塞给他妈妈，闪电般冲向残损的码头。落水的人大都离岸不远，纷纷挣扎着爬了上来。只有一个姑娘，被撞得飞了，离岸太远，被潮水迅速带往下游。她的同伴们一边顺着岸往下跑，一边哭天抢地：“涛涛！涛涛！……快来人啊，救命啊！救救涛涛！”

杨国威人高马大，跑起来就像“神行太保”戴宗，脚底呼呼生风，一下把所有的人都扔在了后头，但他也只能跟着跑而已。不然还能咋的？跳进江里殉葬？他想象不出自己跳进江里会是怎样一副狼狈的样子，他还想留着小命“扬我国威”呢。

突然，他看不到那姑娘了。是他脚步太快还是江水流速太快？十有八成，她已经沉到江底，彻底没救了。她能撑那么长时间，时不时地露出脑袋，已经太了不起了。杨国威顿时泄了气。他很抱歉自己没有学会游泳。那么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

就在这时，一个湿漉漉的脑袋慢慢地从水中钻了出来，连带一个湿漉漉的身子。正是那姑娘，她自己从水中走出来了！莫非她有神仙附体？看样子不像，岸就在她身边，但她并没有朝着岸的方向，依旧在水里胡乱摸索。原来是个瞎子！

“这边，是这边！”杨国威赶快跑进水里，手忙脚乱地把她拉上来。姑娘浑身淌水，狼狈不堪。好一会儿，她才睁开眼，一脸茫然。也许她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却清晰地记得杨国威拉她时那笨手笨脚的样子。他应该“扑通”一声跳到水里，一手把她托上来的。真是的，不会游泳的男人叫什么男人。

“等你救人，等死了人！”姑娘一边拧衣服，一边愤愤地瞪了他一眼，“我吃了一肚子水知道不？”

“你不是瞎子？”杨国威很惊讶。

“你才是瞎子！”姑娘把眼睛睁得又大又圆，以此证明他的话有多荒诞。

“涛涛！涛涛！”姑娘的同伴们这才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后边还跟着一大帮素不相识的人。

“涛涛，你还活着！”他们直冲上来，一起拥住她，彼此抱成一团，“哇

哇”地乱哭。有一个清秀得像贾宝玉的男生竟当场晕了过去。而另一个高个子长脖子看起来绝像长颈鹿的男生立即像提木偶一样把他提起来，甚至把他提得离了地面：“喂喂喂，太夸张了吧！何至如此？快醒醒！”

2

姑娘有个很阳刚的名字，叫许怒涛，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她与同学一行四人，应桥工处处长茅以升的邀请，到钱塘江大桥工地实习，为期三个月。如果成绩优秀，还可能留在桥工处当技术员。这真是从天上掉下的美事儿！想想吧，在茅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不成工程师也难！

他们满腔热情地奔赴杭州，以为这一去定是立身立名，白赚一顶“工程师”的帽子无疑。当然，这帽子并不是他们最稀罕的，建设钱塘江大桥，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才是他们最向往的。有志青年谁不想做成一两件流芳百世的事？

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大桥工地竟以这种方式欢迎他们，“派出”如此的庞然大物——沉箱，出迎三四里路，真正是热情“要命”。

“涛涛，我以为……我以为……”长得像贾宝玉的那位叫郑小波，他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我们以为，江神爷留你做媳妇了。”“长颈鹿”陈君泽替他把话说了。他很看不惯郑小波那副婆婆妈妈的样子。

“幸亏江神爷嫌我丑，把我退回来了！”许怒涛虽然看上去颇有几分侠女的风范，却不失幽默感，她一边拧着头发，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他恶狠狠地一推，又把我从江底直接给推回人间了，到现在还晕乎乎的呢。钱塘江，好家伙，敢给我下马威，我非给它点颜色瞧瞧不可……”

看来，这丫头还有几分吹牛皮的天分。杨国威心里暗想。不过，通过刚才的一阵议论，他已经知道了那个撞坏码头的罪魁祸首叫沉箱，是建造钱塘江大桥用的。

杨国威即使是在东北土生土长，也早听说过南方有句俗语：两脚踏过钱塘江——不可能的事儿！这不可能的事儿硬要去做，逆天而行，自然是要出事的。

大伙儿簇拥着许怒涛一起回到南星桥码头，杨国威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也跟着他们一起走。同学们的行李都在，有一个好心的老婆婆特地把它们收拢到一块，紧紧看着。“我跑不动，没法救人，但我可以看行李。”老婆婆慈爱地笑着。杨国威一阵感动，人间天堂里的居民就是不一样啊！

大桥工地的技术人员和桥工都赶到了，警察来了，看热闹的也来了。人越

聚越多，他们呼叫着，诉说着，甚至诅咒着，乱作一团。听着听着，杨国威渐渐就听出个头绪来了，原来，这并不是沉箱第一次出事。它在刚运到桥墩位置时就被挣脱了一回，飘到了下游的闸口电厂，大桥工人千方百计把它拉了回来，再次让它沉到指定的位置，可是，它又挣脱锚链，飘到之江大学附近，蹲在泥沙当中不走了。桥工们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把它拖回工地，这次，它竟借着风雨大潮的助威，拔起铁锚，撞向南星桥码头了。人们议论纷纷，这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真不知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在哪里。这哪里是沉箱啊，该叫它“沉箱兽”才对。

码头上一片纷乱，惊魂未定的人们按着胸口，激动地嚷着，说啥的都有。只有桥工处的技术人员，个个一脸焦虑，认真商量着该如何驯服这可恶的“沉箱兽”。

“仙……仙……仙亦人，人……人……人亦仙，急……急……急如律令，小鬼快……快快走开！”一个身穿道袍、长须飘飘的中年男人大踏步向码头走来。他讲话磕巴得厉害，走路却一点都不磕巴。他很顺溜地挤进人群，对大伙儿行了个礼，说：“贫道稽……稽……稽首了！”

人们转过身来，眼睛一亮，立即把他包围得透不过气来，就像在末日来临时突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事实上，他们现在毫无危险。

“胡道长，您说这是咋回事儿呀？触犯土地爷了吗？”

“啊呀，我若不是逃得快，早被砸成肉饼了！”

“我就说过了嘛，在钱塘江上建桥，异想天开！”

“胡道长，怎么办呀，快算一卦吧！”

胡道士本来就有一张黄瓜似的长脸，现在似乎被挤得更长了，看起来相当滑稽。他大喊一声“散……散……散开”，然后拈拈胡须，掐掐手指，说：“钱塘江神是……是谁？他是伍……子胥！吴国灭亡，他……他千古遗恨。他最……最恨别人动……动……动他的领土！不好了！不仅沉……沉箱要……乱跑，江潮也要暴涨，要把整个杭州给……淹了！除非用童……童男童女祭……祭江……”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那个身穿白旗袍的圆脸妇女一听这话，抱起儿子仓皇逃跑，高跟鞋都跑掉了一只，她来不及捡、来不及穿，索性把另一只也蹬掉了，光着脚，一路狂奔。

一个脸面白皙、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挤到胡道士跟前，不阴不阳地说：“是呀，钱塘江上架桥，这个茅以升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放着美国设计大师华德尔的方案不用，偏要逞能，看他怎么收场！还说是造福人类，我看他是劳民伤财，祸

国殃民！可叹哪，曾养甫还对他言听计从。中国，没得救了！”

他嘴角有个黑痣，上面长着几根长长的黑毛，令人想起“杂草丛生”。他每吐一个字，那黑痣和黑毛都要夸张地颤动一下，让人看着特别难受，恨不能替他拔个彻底刮个干净。

“谁谁？谁是华德尔？”杨国威傻傻地问。

中年绅士瞥了他一眼，讥讽说：“连这个都不知道！给我听好了，华德尔，美国桥梁专家，中国铁道部顾问，无与伦比的建筑天才！茅以升撇开他的设计方案，还能把桥造好吗？这桥，绝对没有好下场！中国，没得救了！”

这时，有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婆竟一屁股坐到地上，哭天抢地：“哇呀呀，害人的茅以升啊，把个好好的人间天堂弄得一团糟呀。”

“住嘴！”一声清脆的断喝，把所有人吓一大跳。说话的正是那位带着几分侠气的许怒涛。她看上去有点胖，浑身湿漉漉的，衣服紧紧贴着身上，那样子与现场的气氛不太协调。

这个年头，全中国都找不出几位胖姑娘，杨国威心里猜想着，她不会是什么大官或大老板的千金吧？不赶紧找地方换衣服，还在这儿管闲事，也真有她的。不过，看她那愤世嫉俗的样子，又实在不像什么千金。只见她的圆脸涨得通红，两道女孩子少有的浓黑眉毛像剑一样向上高高扬起：“你们的心肠烂到底了！茅先生为了让你们能够‘两脚跨过钱塘江’，吃不下，睡不好，耗尽了心血，你们却在这里嚼蛆，刮阴风，小心闪了舌头！”

不愧是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啊，骂功也是一流。那位娇弱得像林黛玉的女同学看样子根本不会吵架，只是专心地帮她拧着湿衣服，一声不吭。而那位“贾宝玉”郑小波这时则挺着胸膛，站在许怒涛前面，高举着拳头高喊助威：“你们真是没天良，坏得跟日本鬼子有得一拼！出了你们这些人，中国不亡也难！”

这时，“长颈鹿”陈君泽义愤填膺地举起拳头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卖国贼！”

中年男子的脸“刷”地白了，紧张地倒退了几步，结结巴巴地说：“谁，谁是卖国贼？你们说谁！”

“你急什么？是不是心虚了？是谁说中国没得救了？”许怒涛步步紧逼，那眼光，像要把他给生吞活剥了。

这就是中国的热血青年，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谁也不敢惹他们，因为他们虽有些激进，却说不出有什么错。

“好男不跟女斗！”中年男子嘀咕了一声，马上开溜。瘦老太婆也停止了

哭闹，无趣地从地上爬起来。胡道士见状，悄悄地念了声“小鬼快……快快走开”，也灰溜溜地跑了。

杨国威饶有兴趣地看着许怒涛，心想，这丫头一点儿丫头的样子都没有，不过，也真是个女侠哎。

许怒涛好像听到了他的心里话，突然瞪圆了眼睛：“发什么呆？你力气大，有本事帮我们把沉箱弄回去。”

“力气大，留着打鬼子。”杨国威嘻嘻一笑道。心里在说，这庞然大物岂是他们一群学生就能弄得回去的？它的分量足足抵得上一座大房子呢！你人还没到工地，就已经进入角色，瞎指挥起来了。如果有朝一日让你来当工程师来，那还了得啊？

众多技术人员和桥工们围着“沉箱兽”团团转。他们一路紧追不舍，但最终还是差了一步，让它把部分码头给毁了。现在，它搁浅了，安分了，但要把它拖回老巢，可不是一件省心省力的事儿。

3

江面上的汽轮都“嘟嘟嘟”地开过来协助了。杨国威数了数，共有14艘。让它们忙去吧，对“沉箱兽”他没什么兴趣，他的目标是消灭日本鬼子。除了在杭州的大哥，他家还有7口人，有6个做了关东军的“实验材料”，就逃出他一个，此仇不报非丈夫。他要去找大哥，加入空军队伍，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如果他们还死不悔改，他也要驾着飞机赶到日本岛去，把整个岛都给端了。

走在钱塘江畔，杨国威的心早就飞到了抗日战场。他想象着无数的中国飞机，蜻蜓一般飞过日本上空，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鬼子们的头顶，到处鬼哭狼嚎……

他不由自主地咧开嘴，笑了，但随即又痛苦地皱起眉头。因为，现在鬼哭狼嚎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他的胃。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多久没吃饭了，此刻，空空如也的胃把他的嗅觉弄得比猎犬还灵。东家飘出的是水煮玉米的芳香，西家传来的是烤红薯的甜香，不知哪儿又钻出一阵豆腐脑的清香，还有油煎葱饼的诱人味道……鼻子越是享受，肠胃越是遭罪。杨国威不停地吞咽着口水，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搜寻着每一个角落，甚至连垃圾堆也没放过。这年头，连人间天堂的人们也抠门得很，只闻其香，却找不到一丁点的食物，连烂苹果、烂桃子之类的也没有。

不知走了多久，杨国威在一家名叫“回春堂”的药店前停住了脚，因为有一股强烈的黄芪炖鸡的浓香透过门缝，向他的鼻孔不依不饶地侵袭过来，弄得他差点晕倒，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了。要不是店门紧紧关着，难保他不冲进去抢过鸡肉就跑……

天还没有黑透，路上几乎就断了行人，店铺也都早早关门。南方人都这么早就安歇吗？不是说江浙人都特别勤劳吗？不是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吗？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都在干什么？

黄芪炖鸡的浓香把杨国威的双脚紧紧捆住了，他给自己下了无数次命令，还是无法迈开脚步。他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要敲门，心想能讨一口水喝也好，如果碰上好人，能赏给他一块鸡屁股或一个鸡脑袋什么的，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了。他的胃，他的嘴，他的每一个毛孔和细胞，都需要这馅饼，都渴望这馅饼……不过，他的手还是停在了半空。他，堂堂七尺男儿，向来以“民族英雄”自许，竟要开口乞讨？这真是坍尽天下男子汉的台了！

他颓然放下手，后退了两步。就在这时，他发现门楣上贴着一张符咒。应该是刚贴上去的，糨糊还没干，还飘着面糊特有的香味。真是可惜了，贴符咒用得着那么多糨糊吗？恐怕就是为他准备的吧。那还客气什么？他一把揭下符咒，把上面多余的糨糊先给舔了。这时，他看到符咒上那醒目的四句话：

石工石和尚，
做工找地方，
不关小儿事，
石匠自担当。

什么意思？真是莫名其妙。不过，这纸上面糊的香味让他不忍扔下它，他正想拿符咒再好好舔舔，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着长衫的光头男人踱出门来。他看了看杨国威手中的符咒，再回头瞧一眼门楣，这下可不得了，他顿时沉了脸，一把拎起杨国威。不，他没拎动，杨国威是东北汉子，比他高得多也壮得多。

“找死！”光头放开杨国威，气势汹汹地说。

不会吧，我只不过撕了他一张纸，而他却要我的命，人间天堂的人就如此残忍，如此不讲理吗？杨国威以为他开玩笑。

光头把拳头举到他鼻尖：“你以为你扔的是一张纸啊，你扔的是我儿子的命！”

杨国威吓一大跳。我连这家伙儿子的面都没见着啊，此话怎说？

“不关小儿事，石匠自担当。”猛然间，杨国威想起了胡道士。没错，就是他，说得拿童男童女祭江。狗日的，看来他不只是说说而已，早就行动起来了。

看他把百姓给蛊惑的！怪不得，这一路过来，家家户户门楣上都有这么个小小的黄纸片，他本来还以为只是个装饰，是地方风俗呢，没想到竟是这该死的符咒。

符咒如此流行，他的腰包恐怕要塞爆了吧。小心啊，别让这不义的横财砸死。

“石匠自担当”——太可恶了，桥梁专家们呕心沥血为民谋福，百姓却并不领情，反而诅咒把灾祸统统都降到他们头上。

杨国威一阵心痛。这样的国民，即使造好了钱塘江大桥又怎样？难保他们过桥不是为了求神拜佛寻花问柳。有枪杆子又怎样？武备精良的16.5万关外驻军不是乖乖退入关内，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吗？人多又怎样？3000万百姓，却被2万鬼子整得走投无路，活生生地充当了日军的枪靶子，或是细菌战争的“实验材料”，或是乖乖地遭活埋……当官的不作为，拿枪的不杀敌，受迫的不反抗，这就是中国的政府，这就是中国的士兵，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看他们在野兽般的日本鬼子面前，不战而溃，如同一盘散沙，而对付为他们造桥铺路的工程师们，却是诅咒，画符，诽谤，何等的齐心协力。可悲啊！

当下，杨国威气不打一处来。他当着光头的面将符咒揉成一团，轻蔑地扔了。别看他好几天没吃饭了，发起火来依然是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你一个大男人，也信这个？真不害臊！有本事打鬼子去，别把枪口对准那些为你们呕心沥血的同胞！”

街道两旁的门“吱呀吱呀”地纷纷开了一条条缝儿，这些缝儿越开越大，随后就有一个个黑脑袋从门缝里挤了出来，他们看上去一个个都是像模像样的大男人。他们看杨国威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居然还撕了符咒，还冲着他们的邻居大喊大叫，对神圣的胡道长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

刹那间，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仿佛变成了浑身是胆的民族英雄。不知是谁一声吆喝，他们一窝蜂围将上来，揪住杨国威就打，谁都不甘落后，似乎谁落后了，谁就不是男人。

杨国威竟来不及抵抗，一下子就被揍趴下了。虽然胃里空空，力量还是有的，主要是思想没准备好。如果他面对的是日本鬼子，他的汗毛早就像刺猬一样根根直竖了，可他面对的是他的同胞啊。他哪里想得到会因为一张小小的纸片，遭到这样的暴力？他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被揍趴了，等他回过神来，他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杨国威禁不住悲从心来，这就是国人啊，面对同胞就像面对鬼子一样，每一个毛孔都填满着仇恨，而面对日本鬼子的时候又像看门狗见了主人，只有摇尾乞怜的份儿。想想吧，他九死一生，忍辱负重，逃出“关东军防疫部”石井四郎的细菌实验室，不就为了寻找机会端起枪，把鬼子赶出中

国，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吗？他，自我感觉就是民族英雄啊。有这么对待民族英雄的吗？他们把岳飞高高地供在岳王庙里，却把他按地上往死里揍……他还起来干吗，干脆死了算了！

其实没那么夸张，没人把他往死里揍。大家揍他都是怀着对江神爷爷的敬意，对自家孩童生命安全的担忧。心底是愤怒的，拳头是虔诚的，态度是谦逊的，因此，杨国威一倒下，大伙儿马上鸣金收兵。毕竟还是“天堂”的人民，还是讲道理的，谁也不会赶尽杀绝。

“没那么严重吧，起来起来，别躺我门前。”说话时，光头又把一张备用的符咒贴到门楣上，然后，他上前把杨国威扶了起来，“他们几个是从东北迁移过来的，东北人，你知道的，脾性有点粗，哈哈。”

闹了半天，揍他的竟是自己的老乡！杨国威动动筋骨，还好，感觉身上啥也没少，甚至还多出些东西，因为他的后脑勺上长了个包包，脸也肿了起来。世道变了。老乡见老乡，没事打一场。

看着杨国威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看着他那垂头丧气、痛入肝肠的惨相，光头突然善心大发，把他扶进了自己家里。

4

“瞧你，山炮样，一看就知道是个东北人。我周围有不少尊东北山炮呢，哈哈……”光头拿红花油揉他的后脑勺，一开口还唾沫四溅，“赶快去胡道长那儿买一张符咒，不然你家的小孩就大祸临头了。谁是钱塘江神知道不？……就是伍子胥！他一心为国，吴王却奸忠不分，听信谗言，赐剑让他自刎，还将他的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怨恨难消，就化作钱江潮神，那一浪一浪的钱塘江潮，都是他的怨气，潮水滔天，怨气冲天，永无止息！伍子胥最恨别人犯他领土，在钱塘江上动土，那真是不要命了！我看那个曾养甫就是个不要命的，茅以升和罗英都一样，非得在太岁头上动土。知道吗？……打桩船在上海刚刚造好，才驶入杭州湾，结果就触礁翻了，打桩机也毁了。康益公司够厚实的，不久，又派来了第二艘打桩船，结果呢，打桩时桩断了，筑围堰被冲毁，而桥墩根本就站不住脚，今天，它就管自个儿跑到南星桥，把码头踹个粉碎。以后还保不定还要跑到哪儿去呢……”

杨国威坐在回春堂的店铺里，坐在黄芪炖鸡的浓香中，咽了咽口水，喉结很夸张地上下移动着，他有气无力地说：“你说的是沉箱吧？”

他也是刚刚知道沉箱这玩意儿，这会儿，正好现学现卖了。

光头一甩手：“管它叫什么，反正都一样！他茅以升要造桥，要犯江神爷的虎威，我没意见，但就是不能拿我儿子去祭江神。”

没影子的事，竟让一个大男人惶恐成这个样子，让他这个未来的“民族英雄”白白地挨了一顿揍，杨国威忽然明白日本鬼子为啥能在东三省长驱直入了。这个民族，这些国民，永远只求保家保命，永远只信奉荒诞不稽的谎言，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子虚乌有的神灵，诚惶诚恐，顶礼膜拜，而对为民谋福利的学者专家英雄，却吹毛求疵，打击报复。他为自己不值，为茅先生不值，替所有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不值。一阵悲哀袭上心头，他站起身，踉踉跄跄地往外走。

“喂喂喂，你的伤……”光头追了出来。

杨国威回过头，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哼，还不是他整的，还好意思提。最可悲的是，这一顿揍换不来一个鸡屁股，甚至是一块鸡骨头，甚至是一口茶水一粒米饭。这些只会保家保命的百姓，他总算看透了！

杨国威倒从来没想，他是连家都保不了、连命都几乎不保的流亡之人。

出得门来，一时分不清东西南北。杨国威怔怔地站着，不知这儿离笕桥还有多远，不知他大哥是否还在那儿，不知那儿的飞机愿不愿、能不能到日本扔炸弹……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蹦到他跟前，立定，奶声奶气地喊：“我们都是木头人，不会讲话不会动！”说完，他真的绷紧了身子，一动也不动了。看来，他是在跟他玩“木头人”的游戏，赌谁站的时间更长呢。

“阿梁，阿梁，快回来！小心啊，江神爷来啦！”一个圆脸妇女匆匆赶来，拉起儿子就要走。可小男孩就是不动，他在跟这位高个子叔叔打赌呢，一动就输了。

“阿梁，回来！”这回是孩子爸爸的声音，威严，冷峻，不容抗拒，可小男孩依旧充耳不闻。这位叔叔不动，他就绝不能动，不然就败惨了。

看来，是块意志坚定的好材料啊，东北驻军如果都能像他一样讲军人的规则，军人的责任，不考虑其他种种，东北就绝不会亡，他就不至于一路逃窜、挨饿、挨打了。杨国威慈爱地摸了摸他的脑袋，笑了。

“我赢喽！我赢喽！”小男孩像踩着弹簧一样高高蹦起，比得到玩具坦克还高兴，“拉羊咩，转风车。风车嗒嗒转，西湖开龙船……”

他围着妈妈蹦蹦跳跳，但是这回，却轮到他妈妈变成了木头人，一动也不动了。

“你……你你是……那那……那好人？”她指着杨国威，结结巴巴地说。杨国威认出来了，她儿子，就是他在南星桥码头稀里糊涂救起来的那个小男孩。